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定鼎奇聞 第十七回 吳將軍請兵雪憤 李自成遣將招降

話說遼東總兵平西伯吳三桂智勇天成，威鎮華夏。在任每接邸報，見賊闖李自成猖獗已極，攻破山、陝、河南地方，殺戮人民，姦淫婦女，子女玉帛，劫掠無數。吳將軍大怒，正要奏請朝廷，親自督兵征戰。忽一日傳報金城傾倒，先帝升遐，闔宮大變。三桂不勝痛憤，便要拚命殺賊，即傳檄歷關，激厲將士。檄文上寫道：「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總兵官平西伯吳 為興兵剿賊事，闖賊李自成糾葛草寇，長驅犯關，殺我帝後，禁我太子，刑我縉紳，淫我子女，掠我財物，戮我士民。豺狼突於宗社，犬豕踞於朝廷。成祖列宗之陰恨，天地淒風；元勳懿戚之盡鋤，鬼門泣日。圖之不早，病已成於養癰；局尚可為，涉必窮於滅頂。欲襄大舉，實賴同仇，請無分宦游，無分家食，或世貴如王謝，或最勝若金張，或子虛之以賞起，或輅之以談兵。乃至射策孝廉，明經文學，亦往往名班國士，彙為裡雄。令無各施壯謀，各圖義旅，仗不需於武庫，糧無壅於庖廚，飛附大軍，力爭一決。但群策直承黃鉞，豈賊運頭之丑類立殲，普天大輔，此則萬代之所瞻仰，雖九廟為之鑒臨者也。至登龍巨商聯田富室，若以縉紳並舉，亦自分誼有殊。然使平準法行，即楊瞿之謀，豈得居其奇貨。又如手無令在，將處士之號，未可保其素封。幾稱多算之有餘，總賴聖恩之無外。始則之巧於為餌時，亦之優孟之仁；迨我之既入其樊，莫不墮地獄之罪。誠清夜而念上恩，雖何曾之萬錢，有難下嚥。更援古以籌時，家豈王衍之三窟，便可藏身同舟，即一家欣巢無完卵，可不思之！思之！桂等智不足以效謀，恨何辭以即死。實切投戈之願，輒通托鉢之呼。人理苟存，我求必應。如或纏情阿堵，絕念封疆，睢陽之援竟停，則霽雲抽誓言之矢；荊州之粟獨擁，則溫嶠有回指之旗。嗚呼！自有乾坤，鮮茲禍亂之慘；凡為臣者，誰無忠義之心。義旗所向，一以當千，請觀今日之域中，豈是自成之天下。」

各領官民，見吳將軍孤忠獨奮，那一個不感動悲泣，鼓勇向前。吳將軍道：「目今賊勢猖狂，我朝因奸邪弄事，所以謀臣勇士，都遁跡山林。雖有峨眉凡人，皆肉食鄙夫。那戰賊之輩，又是疲戰不堪，塞責而已。是以寡不敵眾，弱難當強，若不臨事而懼，安能復此大仇。」因是這等親往大清國，謁見國主，請求大兵十萬，助戰殺賊，為朝廷雪恥。

大清國主不允其請，吳將軍再三力懇，國主道：「明朝文臣，素無信義，將軍欲建大功，我國何難發兵助陣。但恐功成之後，不知將身置何地耳？」吳將軍道：「桂父子俱受朝廷厚恩，今日巨寇殺逆，士庶傷心，神人共恨，桂聞勇士不怯死而滅名，忠臣不先家而後國。今君後俱遭慘殺，桂食君之祿，焉有坐視不理。如吾主所言，必計及成敗而後行，是有疑意於中也。桂今日誓死報國，雖肝腦塗地，亦所不辭，安問其他。」國主道：「將軍決志如此，且待明日再議。」吳將軍退出，捱過一夜到明早，吳將軍自想道，事不可緩，即披髮掛孝，再來謁見清主，痛哭哀懇。清主見他忠義凜凜，亦為感動，即命點齊人馬，起兵前進，日夜而行，不覺幾日，已到了山海關。賊闖卻有三四千賊兵，北營把守，賊將柏正善領軍下關，交戰廝殺，被吳將軍殺得片甲無存，大敗而走。吳將軍乘機斬關殺入，且北下人馬，相機而動不題。且說李自成雖得了北京，每日裡只恐怕有勤王的人馬來到，惟慮著吳奎兩員大將，一面遣人招降三桂，一面行文，招左良玉並高杰、劉澤清諸將，偽檄上寫道：

大順國王應運龍興，豪傑響附，唐通、左光宣、劉澤清等，知天命有在，回面有心，朕嘉其志，賞賜恩厚，俟立功日，再行升賞。曉命周遇吉等，身其五刑，全家誅戮，刑賞昭昭，判若白黑。爾等當審時度勢，棄昏就明，身享令名，功垂奕世。就與弁身送命，妻子殺戮，大福不再，後悔噬臍，檄到須知。

卻說吳三桂身任邊關，家眷在京城，父親御營總兵吳襄，被賊逼令寫書，特差兩個偽官，齎送到吳將軍營裡來。轅門官引入，偽官稟投家書，並偽順招撫檄文，送白銀三千兩，黃金三千兩，錦幣千端，吳將軍看了檄文大怒，再把父親的手書細看，寫道：「汝以皇恩特簡，得專閫任，非真累戰功，歷年歲也，不過為強敵在前，非有異恩激勸，不足誘致英士。此管子所以行刑賞之計，而漢高一見韓彭即予重任，蓋類此也。今爾整飾軍容，逡巡觀望，使李兵長驅直入，既無抗拒抵敵之地，復乏形格勢禁之力，事機已去，天命難回。吾君已逝，爾父須臾。嗚呼！識時務者，亦可以變計矣。昔徐元直棄漢歸魏，不為不忠；子胥違楚適吳，不為不孝。然已二者察之，為子胥難，為元直易，我為爾計，不若早降，不失通侯之賞，猶全孝子之名。萬一徒持憤驕，全無節制，主客之勢既殊，眾寡之形不敵，利甲堅城，一朝殲盡，使爾父無辜並受戮辱，身名俱喪，妻子均失，不亦大可痛哉！速宜歸順，至囑！至囑！」

吳將軍看了的書札，本使道：「太老將軍已降天順皇帝，極好看待，專等將軍歸順，做個開國元勳，切不要效周遇吉等，自取其禍。」吳將軍拍案大叫道：「逆賊只等無禮，敢在我面前肆行不道。唉！我的父親，爾做了御營總兵，既無報主之勞，不能身死，反為賊作說合，我如今連爾也顧不得了。罷！罷！」便喝叫劊子，把偽官斬首示眾。部下副將趙忠連道：「自古道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，將軍何不就把齎來的金銀彩緞，犒賞三軍，教他鼓力前進，先修回書一封，即著來官送與太老爺，以維其念，隨後發兵，剿他便了。」吳將軍說：「道得有理。」遂打發來官，營外候使。叫手下賜與酒食，自己在帳中，寫就回書，明早付與來使，便復父親吳襄。預早整兵前進不題。且說吳襄被李自成留住做了質當之物，只看兒子的回音，正在盼望之時，忽聞前日遣去的偽臣歸來，心中歡喜，急請來相見。使臣便把回書呈與吳襄，襄即將書開著道：

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

父親大人膝下，兒以父蔭，待罪戎行，日夜厲節莫得一當，以爵聖眷屬。邊境方急，寧遠重鎮為國門戶，身遭淪陷，幾盡兒努力圖恢，以為李賊猖獗，事已便當旋滅，恐往復遲緩，有失機宜，諒大臣必能除滅。不意我國無人，望風而靡，吾父督理御營人馬不少，准可以御賊，乃一二日內，使其失守，兒欲提兵遠救，已經不及。可悲！可恨！兒聞聖王晏駕，民臣戮辱，不勝憤怒，猶意我父自奮忠義，大勢雖去，諒必奪錘一擊，誓不俱生，不則自盡闕下，以殉國難。使兒縞素號慟，寢戈復仇，不繼則一死，繼之豈非忠孝兩全乎。何乃隱忍偷生，訓以非義，既無孝寬御賊之功，復無平原罵賊之勇，父既不能為忠臣，兒亦安能為孝子乎？兒與父決，請自今日。父不早圖賊，推置父鼎俎，以誘三桂不顧也。 男三桂百拜

吳襄看完回書，歎道：「咳！事出兩難，我命休矣。」那使臣即將吳三桂之言，回復自成。自成知三桂是個忠勇不屈的人，今若不肯投降，將來必貽大患。正設計擺佈，悶悶不樂，忽有降賊唐通，特來謁見，自稱能招三桂。自成道：「若說得吳三桂投降，便與他同封國公，子孫長享富貴。」唐通道：「三桂與通勢均力敵，彼此互相推重，令大勢已歸新主，三桂獨力難成，通若緩言諷諭，彼必去書就利，斷無不降之理。倘若執迷不悟，通當奮兵決戰，除此大患，以立新功。」自成大喜，即令唐通領兵三十萬，便宜行事。唐通得令，即領兵前去不題。且說降賊偽賊，於四月初四日，勸賊登位，那些偽官共有二千餘人，爭先議禮，正在紛紛際俄。但見：

黑雲四合，油然蔽日遮天；赤電數條，煽矣驚心眩目。狂風慘烈，驟雨騰轟。迅雷似箭鼓之不停，驟雨同飛砂之亂墮。凜凜霹靂遙空響，震死邪臣數百人。

從賊偽官只顧獻媚求榮，全不思忠義兩字，做出許多醜態，以致觸怒上天，行令霹靂打死這些奸黨。因是這個緣故，自成登位的事體，已成畫餅。到初八日賊將劉崇文、李岩點各營兵馬，遣三將軍領兵三萬，攻打南直地方；遣田李二將軍，領兵二萬，即去攻打山東地方。近京各處州縣，各遣將調度，王推八專督江南糧餉，駐紮宿遷縣。初九日自成於文華殿，召見老人，見問民家疾苦，兵丁有無擾害。初十日丞相會同禮政府，出示曉諭，文武偽官並百姓，定於四月十七日登極。百官十二日齊赴午門外演禮，十三日進皇極殿演禮，十五日進皇極殿演佈告天下，十六日幸國子監祭祀先師孔子，文武官俱到園丘候駕祀天，加袞服冕旒並行祀廟定功等禮。各官撰表稱賀。

頒偽詔一道。詔曰：

上帝監視，實惟求是；下民歸往，只切來蘇。命既靡常，情尤可見。粵惟往代，爰知得失之繇；鑒往識今，每恃治忽之政。茲爾明朝，沒弛綱紀，君非甚暗，孤立而惕弊恒多；臣盡行私，比同而公忠絕少。賂通官府，朝端之威福自移；利擅宗紳，民門之脂膏殆盡。朕起布衣，目擊心傷，念茲普天率土，咸罹困窮；詎忍易水燕京，未蘇湯火。躬於恒冀，救民之苦，但恐爾等未達朕心，未喻朕意。是以正言真告，爾能洗心滌慮，審德度機，朕將加惠是人，不吝異數，祖宗子孫，共享天庥，上下和同，有室有家，民人共慶，申章爾之孝，幾茲百姓，勉保乃薛，綿商孫之後祿，廣嘉客之休聲。克殫厥猷，臣誼靡成，惟今以前允布腹心。君其念哉！罔恫怨於宗公，勿玷危於臣庶；臣其慎哉。尚效忠於君父，廣貽殺於身家。謹詔。

只因這番有分教：

篡竊凶徒，袞冕加身天奪魄；

麼魔丑類，愆尤貫滿地難容。

不知李自成僭位的事體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